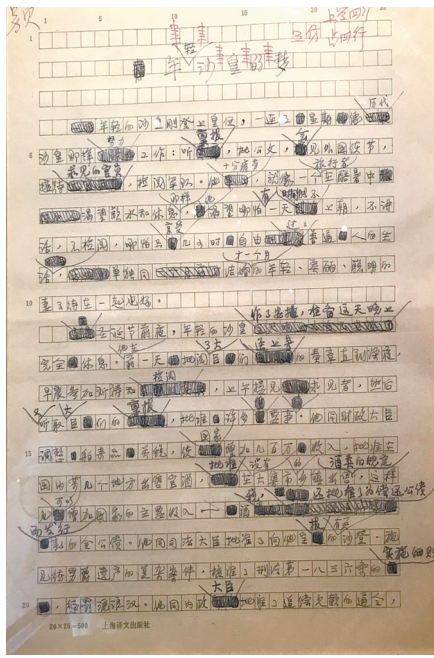


一株“小草”撑起一座翻译文学殿堂

——追记宁波籍著名翻译家草婴



宁波帮博物馆向草婴女儿盛姗姗颁发捐赠证书。(宁波帮博物馆 供图)



草婴手稿。(崔小明 摄)

本报记者 崔小明 通讯员 陈茹

小草是渺小的，容易被别人践踏，也很容易被火烧掉。但是春风一吹，又会重新恢复生命力。“婴”是比草更小，草的婴儿。我觉得我们应有这样的精神，尽管我是很普通、很渺小的人，但我很坚强，不会屈服于任何压力。

提起“草婴”这个名字，或许今天的年轻人有些陌生，但要是谈及他翻译的《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俄罗斯文学巨著，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草婴原名盛峻峰，1923年出生于宁波镇海骆驼桥。他的高祖父盛植璋创办的“盛滋记酿酒园”曾盛极一时，产品销售遍及整个浙东地区。1915年，盛滋记酱油与小泉剪刀、贵州茅台酒一起参加了“巴拿马——太平洋国际博览会”。但草婴的祖父没有承袭家业，而是选择了中医，云游四方，悬壶济世。草婴的父亲承父衣钵，曾担任宁波铁路医院院长。少年时代的草婴表现出

这一时期，草婴对苏俄的文学和社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便决定学习俄语。1938年的一天，草婴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教授俄文的广告，便主动找上门去。从此每周学习一次，每次一块大洋，这样的状况持续了两年。后来，草婴结识了年长他11岁的姜椿芳，这是一位上海地下党领导人，精通俄语。在了解到草婴对俄语感兴趣后，姜椿芳对他进行了指导和帮助。有高人指点，再加上刻苦努力，草婴的俄语水平突飞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掀起学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热潮。草婴为了方便大家学俄语，编撰了《俄文文法手册》，受到广泛欢迎。20世纪50年代初期，草婴已然家喻户晓，草婴译本成为俄罗斯文学的“品牌”。1954年，华东作家协会成立，草婴与巴金、罗稷南、傅雷、满涛、梦海等成为少数几个专业会员，他们不占国家编制，没有行政级别，没有头衔，仅靠稿费谋生，被称为“三无”作家。20世纪50年代中期，草婴迎来了

“文革”结束以后，草婴重操旧业。他常说：“我已经过半百，一生中十分宝贵的十年被剥夺了。留下的时间不多，我一定要在这有限的时间内做有意义的事。”他将目标瞄准了列夫·托尔斯泰的作品，决心将托尔斯泰全集翻译成中文。谈及为什么选择托尔斯泰，草婴说：“托尔斯泰说过‘爱和善就是真理和幸福，就是人生唯一的幸福’，我觉得托尔斯泰的一生就是追求这样的真理和幸福，他就是爱和善的化身。”

他婉拒了出版社“总编”“社长”的头衔，全身心投入钟爱的翻译事业中。为了确保译文质量，草婴不追求翻译速度，每天翻译1000字左右。平日里，他的作息几乎雷打不动，每天五点半起床，先是锻炼身体，然后吃早饭。等妻子去上班了，他就坐在写字台前开始工作，上午翻译作品，下午整理资料、看书。

在翻译界，草婴以认真严谨著称。一部《战争与和平》翻译了6年，书中

鲜为人知的是，这位翻译巨匠是出生于镇海的杰出的宁波帮人士。他没有进行过专业的俄语学习，却翻译了400万字的托尔斯泰全集；他一辈子没有编制、没有头衔、没有职称，却用羸弱之躯

少年草婴

恭敬忠厚、心地善良的品格。“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宁波举行了大规模的抗日募捐活动。父亲交给草婴30块大洋，叮嘱他以自己的名义捐献。当年的宁波《时事公报》以《小学生盛峻峰独捐30金》为题报道了这件事情，引起社会各界关注。1937年7月，抗日战争

结缘俄语

进。长期耳濡目染，草婴感到苏俄是充满光明和希望的地方，他的内心涌起一个强烈的愿望，要学好俄文，把优秀的俄文作品翻译过来，传播出去。

1941年，草婴加盟中文版《时代》周刊。该杂志第一时间报道苏联反法西斯战争的进展，由于刊登的都是进步文章，编者被要求使用笔名。斟酌

“三无”翻译家

他文学翻译生涯的第一个高峰。1954年，他翻译完成《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次年在《译文》上连载，引起全国热烈反响。草婴当时翻译的主要是肖洛霍夫的作品，肖洛霍夫在他的著作中用高超的艺术手法揭示了人性的坚强和美丽，反映人性的光辉，宣扬了人道主义精神，引起草婴强烈的共鸣。草婴曾

全力译“托翁”

有559个人物，他对应着做了559张小卡片，将书中每个人物的姓名、身份、性格特点写在上面，直到真正进入小说世界，才开始动笔。草婴曾谈到自己的翻译“工序”：首先反复阅读原文，头脑中产生鲜明的人物形象；第二步，逐字逐句地把原着译成中文；完成译稿后，再对照原文仔细阅读译文，看有无脱漏、误解之处；然后从中文表达的角度审阅译稿；他还经常请演员朋友朗读，以改正拗口的句子；之后才会把译稿交付编辑审核，再根据编辑的意见，做出必要的修改；校样出来后，他至少还会通读一遍。

1977年到1997年的20年间，草婴翻译了400万字的托尔斯泰作品，包括三部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60多篇中短篇小说等。1997年8月，北京外文出版社和

撑起了一座翻译文学的殿堂。

今年是草婴先生95周年诞辰，3月28日，宁波帮博物馆举办了草婴特别展，以此缅怀这位令人敬仰的前辈乡贤。

全面爆发，14岁的草婴跟随父母迁居上海，在租界避难。初到上海，草婴进入雷士德工学院附中学习，这一时期，草婴对反映现实生活的新文学产生了兴趣。《鲁迅全集》首次出版时，草婴用积攒的零花钱购买了一套。《鲁迅全集》共20卷，前10卷是鲁迅的作品，后10卷是他的翻译作品。这是草婴首次接触翻译文学，他后来曾说，走上翻译工作的道路是受到鲁迅的影响。

再三，“草婴”作为笔名代替“盛峻峰”见诸报端，时年18岁的草婴开启了穷其一生的翻译生涯。1942年，草婴文学翻译的处女作短篇小说《老人》问世。1945年，草婴入职塔斯社上海分社，开始专职从事翻译工作。两年后，24岁的草婴与盛天明成婚，步入婚姻殿堂，两人志同道合，有着共同的理想追求。此后的几年光景，草婴先后翻译了《苏联社会和国家制度》、长篇小说《幸福》等著作。

说，文艺作品首先要关心人，关心人们的苦难，培养人对人的爱，也就是人道主义精神。托尔斯泰是最伟大的人道主义者，而肖洛霍夫，被认为是托尔斯泰在思想和艺术上的继承人。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苏关系渐生齟齬，草婴接二连三受到牵连和冲击。“文革”中，不但翻译工作被迫中断，两次病痛更令他徘徊于鬼门关前。他曾因胃出血被迫将胃切除了四分之三，又不幸遭遇压缩性骨折躺在木板上整整一年。

上海远东出版社联手推出12卷托尔斯泰小说系列，为草婴20年的艰辛跋涉画上了圆满的句号。2004年7月，《托尔斯泰小说全集》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草婴说：“我做了一辈子翻译，并不觉得自己有什么成功的经验。我平生只追求一点，那就是，堂堂正正做人，认认真真做事。”

草婴曾获苏联文学最高奖——“高尔基文学奖”，还获得鲁迅文学翻译彩虹奖、俄中友协颁发的“友谊奖章”等。俄罗斯人这样评价“草婴”这一名字：“这两个汉字表现出难以估计的艰苦劳动，文化上的天赋以及对俄罗斯心灵的深刻理解。”

2015年10月24日，长期受病痛困扰的草婴在华东医院溘然长逝，享年92岁。

草婴的一生，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俄罗斯文学翻译事业。他饱含心血的鸿篇译著和精益求精的人生态度，是留给世人的无尽财富。

本报记者 周燕波 通讯员 戴旭光

春耕秋收、过年习俗、十里红妆、漕浦船鼓……走进镇海区漕浦镇，村头围墙上了一幅幅以当地民俗民情为题材的农民画映入人们的眼帘。那绚丽的色彩，粗犷的线条，散发出农民画独特而又质朴的乡土气息……

几度兴衰三十载

漕浦农民画多绘于村居房檐墙面，从乡间地头走上正规化学习创作始于1980年，当时镇海县文化馆辅导老师在爱好画画的漕浦青年中举办了一个创作学习班，这批人逐渐形成了农民画团队。后来著名画家华三川也参与指导，漕浦农民画团队力量渐渐加强。在华老的指导推荐下，1987年金仙的一幅《老来俏》农民画获得美国民间艺术大展金奖。这个大奖既激发了人们创作的热情，也让漕浦农民画在全国声名鹊起，20世纪80年代中期，漕浦农民画还远销东南亚、美国等地。然而好景不长，20世纪80年代后期，由于受市场经济大潮的影响，农民画创作人才不断流失，加上人们审美观念的变化，漕浦农民画逐渐走入萧条期。

一直到2010年前后，伴随着农村文化礼堂的建设，漕浦农民画重获新生。漕浦镇党委和政府重视乡镇传统文化的挖掘与发扬，以此推动农民画传承与发展，并确定了创建“农民画之乡”的三年计划。据漕浦镇文化站副站长蒋勇介绍，现在漕浦有了农民画画院，还成立了专职创作和研发各类农民画衍生品的农民画专业合作社。漕浦农民画的传承人高妮娥，通过传、帮、带的形式，组织了新的农民画创作队伍，在漕浦中学设立了农民画创作基地，在十七房村设立了农民画展示交流与培训基地。2014年，高妮娥创作的《启航》入选“青山绿水中国梦”——全国农民画大展并获优秀奖，她的另一幅作品《漕浦风情》入选“我的中国梦”——全国农民画大赛并获得优秀奖。

如今，漕浦农民画正饱蘸深情描绘着美丽乡村的旖旎风光。

挥墨传递乡土情

农民画不同于国画、油画等学院派美术，它最早起源于民俗，农家过年时因经济拮据买不起装饰屋子的年画，于是自己描绘“年年有余（鱼）”“喜鹊登枝”等寓意吉祥的年画、窗纸。农民画的创作技法不讲“宜藏不宜露”的传统绘画原理，一笔一画纵横恣意，追求画面的丰满繁密。正是源于这种天性自成的民间创作笔法，才使得农民画具有饱满的生命力和浓郁的生活气息。创作者不受固有的绘画技法、原理的束缚，故可以自由表达自己的审美感受、审美情趣。农民画爱好者王丽娜说：“我画的就是我脑海里想的，喜欢画啥就画啥。”在一幅《十里红妆》的作品中，大红色的嫁妆、迤迤的船队、粉色的人像……婚庆的喜气扑面而来，让人真切地感受到旧时婚嫁习俗的韵味。

漕浦是一个古老的渔镇，因此，漕浦农民画最典型的题材就是反映渔乡风情及渔民生活、生产场景，比如渔船出海、渔民丰收、漕浦船鼓、渔市交易、海滩风情等。蒋勇说：“创作者自己最熟悉甚至亲身体过的题材，才得心应手。”高妮娥的《启航》描绘的就是船老大们准备出海捕鱼的场景。

学习农民画激发了农民传承优秀地方文化的积极性，也丰富了乡亲们的业余精神生活。据十七房村村副书记郑剑祥介绍，这几年村里赌博、迷信等不良风气大大减少，一些原先沉迷于搓麻将的村民也走出棋牌室，拿起了画笔。

84岁的村民周利富小时候只读过三年小学，为了打发晚年单调、枯燥的日子，他于2015年在老年大学报名学习农民画，没想到一下子迷上了五彩世界。至今老人创作了近40幅农民画作品，其中《百鸟朝凤》等作品被收藏或展示在村文化礼堂、社区活动室内。今年他创作的一幅以狗年生肖为题材的农民画入选镇海区迎狗年农民画大赛并获得优秀奖。这些成绩极大地鼓舞了老人学习、创作的信心。

在十七房村的文化礼堂教室看到，周利富坐在画桌前，正全神贯注地在纸上描彩着色。搁下笔后，他喜滋滋地向我们展示了这幅反映20世纪30年代漕浦渔市交易繁荣场景的农民画。在底稿上，勾勒着旧时漕浦的月洞门、五都神殿、渔行等建筑。他说，因为生于斯，长于斯，对漕浦早年的渔乡风貌及渔家生活熟稔



镇海漕浦镇文化站副站长蒋勇介绍该镇农民画爱好者创作的新作品。(周建平 摄)

漕浦农民画：

秀笔绘就乡村美



漕浦农民画爱好者、84岁的周利富拿着新画讲解创作经过。(周建平 摄)

于心。“这幅画的题目我已经想好了，就叫《漕浦老底子的乡愁》。”周利富说。

在农民画学习班里，周利富是年龄最大的人，不过他的学习创作劲头可一点也不输年轻人。有时来了灵感，可以一天不出门，埋头伏在桌上画呀描呀，乐在其中。尽管年近耄耋，但老人仍耳聪目明，精神矍铄。“退休这么多年，现在是我充实、最幸福的时光，只要身体允许，我会一直画下去。”周利富乐呵呵地说。

活态传承获新生

漕浦农民画目前已被列入区级非遗项目，怎样才能更好地传承与发展漕浦农民画？高妮娥坦言：“一个地方文化项目的兴起，离不开群众的参与，漕浦农民画30年来的兴与衰，就是一个见证。”

17岁就开始学习农民画的高妮娥是漕浦农民画早期主要创作成员之一，也是目前漕浦农民画非遗项目的唯一传承人。自2011年起，高妮娥在郑氏十七房景区开设工作室，举办农民画创作学习班。几年来，她参与了漕浦中心学校农民画传承基地、郑氏十七房漕浦农民画展示中心的创建。凭借这些平台，如今中小学生学习农民画培训班、成人培训班、老年大学培训班以及农民画大奖赛等多项普及与传承工作搞得风生水起。漕浦农民画的创作队伍也不断壮大，现有爱好者150多人，创作骨干20多人。

随着创作队伍的壮大及创作水平的提高，漕浦农民画作为镇海区的一个品牌文化形象，近年来多次走出镇海，走出宁波。漕浦农民画已多次参加全国农民画展、浙江工艺美术双年展、宁波美术馆展览；作为一个非遗项目，多次赴杭州、金华、嘉兴等地参加展示、交流活动等。

非遗项目如果能与产业接轨，就能成为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活态传承。为此，漕浦镇积极为农民画铺路搭桥，开辟多元化的生存发展空间。在郑氏十七房景区内有一个农民画及衍生品展示中心，我们看到墙上挂满了竹匾、筛子、酒瓮等农家生活器具及各类包装袋、包装盒，展台上摆满了各式靠垫、抱枕、瓷盘等家居用品。这些器具用品最明显的特征是表面均印上了具有乡土风情的漕浦农民画，色彩斑斓、质朴灵动的农民画为器具用品增添了别具匠心的创意色彩，在提升美学价值的同时，也促进了它们从生活实用物品向工艺品转化的进程。

据蒋勇介绍，从2015年成立农民画专业合作社至今，他们已研发箱包、手机壳、杯子等50多种农民画衍生品，每年带着各类农民画及衍生品参加义乌的文博会，受到众多外地客商青睐。4月27日他们又将赴义乌参展。虽然目前离取得可观的经济效益还有距离，但至少外界对漕浦农民画工艺品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在文博会上接到的订单也在逐年增加。“如果有一天，我们的农民画真的能带动漕浦民俗工艺品、特色旅游纪念品等文创产品实现产业经济的腾飞，那漕浦农民画的传承与发展就有了无限生机。”蒋勇充满信心地说。